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國春秋

第八回 籌國政賢相辭朝 行新法乞兒受爵

卻說雙阜關督理政務的大夫，姓廉名潔，曾在佞臣包赤心家做過西席，百端夤緣，故得此美任。秉性貪財好色，初蒞任時，家眷未到，有管稅蠹胥，名喚包靜，訪知他的毛病，便購兩個大腳姿色婢女，扮作家童，送入署內。廉潔大喜，凡有言語，無不依從。包靜又代買辦一切物件，也照例俱領狀，卻不說價。廉潔只道真心為他，誰知賠了一件，賺得十件百件。又有余大忠薦個家人與他，名喚郎澣，廉潔讓他管理支收。仍有四個也是他們推薦的，在關稽查。包靜等此五人各明坐股分，又暗送羨餘；每日放關事畢，或名園品花，或歌樓挾妓，真個係朝朝端午，夜夜元宵，俱成剝頸心腹。廉潔有族弟名喚廉勇，其胞妹選入宮中為貴人，元妃薨後，便立為妃。廉潔更加膽壯。這日，有教成的新歌女過關，包靜留住，請廉潔宴樂三天。第四天，又請郎澣等人行樂。定更時分，正唱得高興，忽見廉潔闖入，眾人驚起，廉潔道：「你們如此快活，卻使我在衙門內寂寞。」包靜道：「今朝係小的母親生日，五位爺賞光，留住小飲，幾位姐姐聞知，亦來拜賀，歌曲曲兒以作壽禮。小的母親辭不敢當，他們仍硬坐下。今老爺來得好，到不須請。」說畢，擺出席來，郎澣等退侍兩邊。廉潔賞坐賜酒，彼此戲謔，全無體統。

開懷暢飲半酣之時，忽有親隨稟道：「邑宰蔣羹請見。」廉潔道：「此刻來打什麼混！誰說我在這裡？」包靜道：「沒有人說。」廉潔道：「回他明日轅門會罷。」包靜出去，只見許多人不由分說俱擠進來。邑宰向廉潔道：「西席長到衙門多時了。」廉潔問道：「從何處來，有何事幹？」邑宰指包靜等與同進者道：「這係包靜，這係郎澣、秦仕、宋柱、顧嗣等。」階下擁上壯士，將六犯拿祝原來西席長吩咐鐵柱、之英、之華，連夜趕往雙阜，擒拿各蠹，不可走漏消息。初更即到，將兵分佈，凡在關上者，無論大小，盡行拿住抄籍。這包靜等要緊的，所以邑宰引將來。

恰恰諸要犯皆聚於此，鐵柱令軍士一概上鎖，指揮前後四處尋搜入冊。廉潔不知何事，站在旁邊，只是抖顫。鐵柱道：「大夫，庶長在衙門內已久，也該回去陪客。」廉潔兩隻腳那裡走得動，鐵柱叫二卒掖之而行。

走到大堂，西席長坐在上面呼道：「大夫請了，連夜不敢安逸於衙門，足見勞心竭力於王事。」廉潔勉強向前參見，半個字也回不出。只見陸續拘到犯人，按簿查點，不曾脫漏。抬來的貨料珍貝，階下堆滿。

天亮時候，庶長令邑宰估值，各贓俱准作紫貝算——原來中國用五金，浮山用的是貝，共有六種：青、紫、黑、白、黃，猶之金、銀、銅、錫、鐵，以純青者為貴，紫色次之，黑者白黃者又次之。五色兼備者為最貴。所謂紫貝，猶中華之銀耳——邑宰奉命，傳各市會照常估值，開冊呈上。庶長看廉潔名下，十三萬五千餘貝；郎澣五十萬七千餘貝；秦仕等四人，各二十萬七千餘貝；包靜九十萬六千餘貝；管稅十二人，多者十餘萬貝，少者五萬餘貝。其餘查船、稱秤、量船、算數各項人役，皆有萬餘貝，其總五百餘萬貝，小者不入數。又抄出官秤七十二桿，官丈七十九竿，官斛七十五張。庶長稽查定數，僅有秤二十四桿，丈二十四竿，斛二十四張。如何增出許多？令邑宰比量，較出秤丈斛各有三種：秤，一種比官秤大十斤，一種比官秤小十斤；丈，一種比官丈大五寸，一種比官丈小五寸；斛，一種，比官斛大二升五合，一種比官斛小二升五合，西席長道：「船戶之言不謬。」問道：「前日鎖的船家可曾放去？」邑宰查明稟道：「尚在。」西席長道：「可速喚來。」邑宰帶進，船戶跪在階下說道：「爺爺啊，實不干小的事，小的同客人說，那瘟客人不肯，他自去了，與小的無干。」西席長道：「抬起頭來。」船戶仰望，喜道：「客人在這裡了！」慌爬起身，欲奔向前。鐵柱叱道：「庶長在上，如何不認得！」船戶方知，退下叩頭道：「庶長爺爺，累小的餓得好苦也。」鐵柱呵叱，方才住口。

庶長令餘餼供給之，乃合道：「五千餘貝的管稅者帶人。」邑宰牽進一個跪下，名喚門琛，視其人鷹眼勾鼻，斑臉撮唇，口角垂下，耳輪向前，年紀五十餘歲。問道：「你充役幾十年了？」回道：「方三十年。」庶長道：「爾還有貝，置在何處？從實供來。」回道：「俱被抄搜在此。」庶長命上夾棒，仍然無詞。熬受逾時，三收三放，始供出借包靜族弟包光家內地窖密藏。庶長命鐵柱同邑宰帶去查驗，起出整整一百萬貝，又起出一千零十萬貝，係包靜平素所蓄的。庶長大怒，將眾犯盡用嚴刑，又供出寄置埋藏者五百三十餘萬。庶長命將郎澣、包靜碎剮，門琛支解示眾。其餘俱擬大辟，分別遠近處決。賞船戶紫貝三十個，五百軍士每人十個。其餘盡行入冊，共二千二百餘萬貝。將廉潔上了檻車。仍命鐵柱領兵，交還樊勇。令蔣羹兼護關務，並讓依時腳價，陸續將贓貨裝載送部。

鐵柱回來，乃同上船開行。到處，大夫邑宰俱備燈彩鼓樂迎送。所饋禮物，庶長看過，令之英登簿，盡行退回。各官懇求賞收，庶長道：「老夫船小行遲，不能多帶，諸位實心，可代老夫挽船走數里。」大夫邑宰要加人丁，庶長道：「此俱貧民，今年大旱，安得飽餐，豈堪差使彼等用力？老夫心酸。」各官聽了，俱自行拉挽船隻。

到了銅山地方，只見邑宰菜色鵝形，左手抱琴，右手提壺，並無燈彩鼓樂，單身在岸迎接。庶長命住船，邑宰報名道：「銅山邑宰獨孤信天迎接老庶長。」庶長附之華耳邊說了幾句，之華登岸去了，再命信天上船，便令開行。信天參見畢，躬身稟道：「銅山土瘠民貧，本年大旱，屢次詳報災荒，未蒙批發。今幸福星照臨，懇恩賞准，以蘇百姓。」庶長道：「既無絲竹燈彩，又無筵席土儀，爾為邑宰，差務禮節都不知麼？」信天稟道：「卑職心非不欲，奈歲凶荒，無從措辦，特抱焦桐，請操鄙曲，以當燈彩鼓樂，薄魯半杯，權為供奉筵筵。」庶長道：「可。」信天斟上酒，乃接琴而鼓道：歲連凶，蓋藏空；生計窮，訴蒼穹。

庶長接酒敬與古璋，又問信天道：「杯何少也？」信天舍琴道：「卑職不知庶長之嘉賓。」答畢，復鼓道：

無路通老羸，溝壑壯西東。

忽聞岸上驟然騰沸，視之，卻係許多百姓持香奔號而來。庶長令住船，出艙問道：「爾等意欲何為？」百姓跪下稟道：「聞得庶長怪邑大夫不恭，鎖帶回京，眾百姓具香奔叩，懇求代罪。」庶長道：「我帶邑宰回都，與爾們何干？」眾百姓道：「銅山向係饒邑，屢年來差徭賦役重疊奇擾，盜賊繁多，百姓不堪，十去八九。自去歲獨孤大夫蒞任，差徭俱無，僅完國賦，經年無訟，民戶盡復。今聞因不取於百姓，無以供奉獲咎，小民何忍！願庶長還我父母，所欠缺禮數，求限賠繳。」庶長大笑，對古璋道：「可見獨孤為政良矣？」乃命信天上岸，之華進艙。信天也要來換織，庶長道：「不需。今日係老夫，若係他人，貴邑宰獲罪多矣！」說畢開船。

數日到都，將帶來的挽織各官，始行誠諭放還。留之英、之華於館中居祝再上朝復命。水湖已經先到，島主知之英、之華緣由，並召上殿。朝畢，島主道：「二卿且屈為下大夫，特立功業，再升顯職。」又問道：「古卿緣何不見？」之英、之華奏道：「未蒙恩召。」島主道：「古先生助勞盛矣，前代國家立不朽之績，今又招得二卿，定西邊之亂，爵祿不可屈大賢，請為客卿。」之英、之華方謝恩畢，遂到庶長府。古璋道：「我志在報仇，如何受爵於此？二位賢弟莫說我心事，只善代我辭焉可也。」之英、之華道：「如此，弟等也不受封了。」古璋道：「既已受矣，怎可復辭？」二人乃去復命，稱古璋素甘淡泊，憚於煩擾，立志不仕。島主哪裡肯依，又命水湖捧旌聘延。古璋固辭。再命庶長來勸，古璋堅臥不起。庶長復道：「臣察古璋非逆命者，另有隱情，且緩圖之。」島主應允。

西席長乃將雙阜關事並贓冊奏上，島主看畢大怒道：「如此狼藉，商賈何以為業，百姓何以為生！所罪允當。」庶長又奏道：「督管大夫廉潔，臣前未奏，諭便宜見機，現已鎖檻到都，臣不敢擅專，請命定奪。」島主道：「總理所司何事？胥役之罪，皆其罪也，大辟何疑！」只見上大夫余大忠、中大夫包赤心出班奏道：「廉潔實該萬死，罪在不赦。懇主上鑒其愚魯失察，全其首領。」島主道：「如何為之愚魯失察？」包赤心道：「據庶長所奏，廉潔贓十三萬有零，包靜乃致於有千萬，廉潔若真貪婪，不應少於胥役百倍。」島主道：「且監候著。」乃與庶長道：「卿可知其詳？」庶長道：「臣曾訪知，正羨盡歸廉潔，罰羨皆出包靜之手。」

包靜歷年久遠，廉潔到任未及三月，所以較少。」島主道：「罪不容誅。」庶長又奏道：「月月河口下大夫樊勇勤於職事，教士嚴明，銅山邑宰獨孤信天為國愛民，仁廉可嘉。」島主降旨：樊勇升為中大夫，兼管雙阜關政；信天升為下大夫，管理州政兼本邑事務。

庶長又奏道：「計巨贓二千餘萬貝，皆係民之脂膏。東西兩關，每歲額征一百萬，令此贓既充公，請免兩關二十年之征，以蘇民力，既可以廣君仁，又見國家不重貨賂。」島主沉吟。

當下余大忠出班奏道：「西庶長所言，未為不是。原昔關征之設，起於國用缺乏，已百餘載，民俱安之。命停而不征，固民所喜，他日復征，民豈無怨？臣愚竊謂：只宜選用賢良，嚴禁貪婪，民力即蘇矣！」西庶長奏道：「去惡莫如盡，若仍然舊征課，安能免胥役生端索詐？既知重累閭閻，而猶設此，是不愛民也！」包赤心奏道：「二十年後，仍然復征，管關大夫不能獨力，必須吏役，又安知其索詐與否？仍是選用賢良、嚴禁貪婪為是。」島主點頭道：「國家資用，惟賴砂稅關鈔。從前東西共有七關，因樊庶長奏：多關滯商病民，徒供游手肥飽，改為二。

連年砂稅缺少頗多，今關鈔再去，未免緩急無備。庶長既稱獨孤信天之賢，今調往鶚群關總理。再砂稅事務，為寡人熟籌之。」庶長請示島主道：「私砂泛溢，無法可遏，其另立良規，以杜梟途。」庶長道：「往時無稽，原難禁止，後立連井模規，白應斷絕。奈又奉法不力，名存實去。但臣未親蒞其事，懸揣恐無實濟，須與經歷此任者酌之。」島主道：「此包、莊、畢三卿所熟悉，易徐徐斟酌復奏。」四人領命退下，籌議三天，絕無良策。

原來浮石東境，有岡名曰玉砂，又名砂磧，與西南砂磧岡不同，處萬峰之中，周圍三百六十餘里，內產淡砂。說起事來，著實古怪，悟其道理，卻也尋常。浮山處海之中，四面俱係鹹水，凡各島洲嶼皆然。惟玉砂岡所產之砂偏淡，每水一石，用砂二錢入而擾之，咸氣結澄於下，水始甜美可飲，如中華之饈。

所以浮山各處莫不賴此。大凡物極則返，茲緣咸極，因而生談，雖造化之精微，亦理氣之奧妙。浮石除五穀竹木之外，少有所產，惟賴此砂，以雄外島。其取砂之法，雖俱在於三百六十里之中，又各不同。有先將浮土撥開，用金篩壓之，其氣出地面即結成砂者；有將竹篩置於浮土之上，待其氣升而始結成砂者；有將浮土搬盡見底，氣自四旁出而漫結成砂者。取法雖不同，而功用則無異。前王因各島皆有貴貨異寶奇珍，本國罕產，用度每缺，因征砂稅。制定竹篋收貯，每篋稅紫貝一枚，歲約稅三百餘萬。因民私貨日多，乃使才幹中大夫一員監之，中下大夫一員副之。因地廣民多，二員不能兼盡，又使下中大夫四員、下下大夫十六員，分方統理。國用賴之以濟。計浮金額稅六十萬枚，雙龍稅二十四萬枚，天印稅十六萬枚，各洲嶼砂島稅一百二十餘萬枚。後來官貪商病，私徒漸起，國用復缺。有良臣曾爾惠，另設規模，分方分鄉分裡分井。其法以九家為井，並有頭；九井為裡，裡有長；九至為方，上土統之；九方為鄉，下大夫督之。每井並力合作，起則同起，止則同止；其起於里長處報起，其止於里長處報止。里長乃計定數得若干。又恐里長徇私作弊，另設遊巡查訪，未報起而即取者，已報止而猶取者罰。初時設法嚴而奉法力，官清吏肅，私途杜絕。無如年久廢弛，官墨吏污，費重私生，官篋滯而國用又缺矣。

包赤心、莊無忌、畢竟發曾為玉砂岡大夫，在任只計暗征，並不知砂務，後來效尤漸漸加甚。島主只道砂滯用缺，那知費重商艱，私途侵廣？今使四人同議，三人既莫能為謀，西庶長又未熟諳，無法可施，只得回奏道：「百聞不如一見，臣請前往察看勢局，再作良圖。」島主允奏。庶長回府，請古璋同行。古璋道：「同行不如各行，而後參議。」庶長道：「何也？」古璋道：「同行同見，二人只一人之功，分行各有所見，合而參之，事半功倍矣！」庶長道：「甚善，何時動身？」古璋道：「不如今日便行。」庶長乃命鐵柱陪伴。

他們扮作商客起程。第三天，望見遠峰有如水浪魚鱗，好像千葉蓮華形狀，料是玉砂岡。午後行到，問著一個老牙行住下。看那岡形，四面層層巒岫圍繞，蒼翠迴環，頂上卻是一坦平川。訪問買砂法則規例，牙行伙計道：「客人可惜來遲了。」古璋道：「何也？」牙行道：「從前好做利錢大，而今西庶長要到此查考，誰不謹守法度？」古璋道：「三百六十餘里，庶長一人，如何查考得到？」牙行道：「這個老兒沒有商量，知道係他的家人，也都清潔，遇著犯法的，從不姑息容情。久慣業私砂者，雖有神通，亦無用處。」古璋道：「這般說，我們只好另尋營生。」牙行道：「何處有私砂利厚？」古璋道：「雖聞厚而來，但不知實有幾分利息？請細指教。」牙行道：「砂本每斤合黃貝一枚，篋價及諸費用每斤也作黃貝一枚，正稅每斤黃貝一枚，水陸腳價外加每斤黃貝二、三、四、五枚不等。向來每篋成本僅黃貝數百枚千枚，自前任鐘大夫作備，每歲苛紫貝萬枚；商賈恐其作踐竊誤，勉力供奉。嗣後晉大夫又倍之。因而上下各處無不苛矣，有增無減，較昔年成本約倍加矣。業私者，砂本每斤卻要黃貝二枚。不拘定篋，隨便桶箱囊橐，皆可裝用，每五斤約用黃貝一枚。地頭費用路途開關河壩規例，每斤黃貝二枚；水陸腳價每斤近者一二枚，遠者三四枚，計每百斤近者黃貝四五百枚，遠者黃貝六七百枚。較之官砂成本，猶不須半，遠近任售，而且無關關阻，苛求勒索，請教利厚不厚？」古璋道：「九人為井，起止記時，安得有私？」牙行道：「客人你呆了？利之所在，父母不能禁其子，惟法可以杜之。

然須持法者潔，而守法者謹，亦可謂之法。而今惟知聚斂以媚權勢，鑽升謀久，能有幾人盡其職事？爾雖奉公而無賄賂饋送，不但不保爾作能員，反吹毛求疵，移花接木，重則鍛鍊加罪，輕則降調革職，換心腹來，以便取賄。據爾說，還有不怕死不要貨的麼！」古璋道：「聞西庶長四路皆有人探聽，如何此地狼藉釀害而反不知？」牙行道：「那巡遊的人，聞有風聲始能探聽。今之賄賂，不用過付，瞞著一切，皆係按篋派斂自交，商賈又俱膽小畏累不敢聲說，難道受賄的反自張揚？既無風聲，從何探起！」古璋道：「賄賂聞味是不能探聽，私砂卻非聞味，如何也探不出？」牙行道：「客人怎問得詳細，其中原故，便是久在岡內做官的也未必知，其餘知得的又不能言，所以愈病癒痼，萬難除荊。」古璋道：「守法之人，則若之何？」牙行道：「就係有人，也無用處。」古璋道：「何也？」牙行道：「外國外島及國中近遠地方，皆有商賈認定運售；而貼近岡上地方，向無商人居住，人民不能使之鹹食，所需淡砂，歷來不禁，業私砂者，皆借此偷漏。夫既無商賈顧管，而又無善法以治之，此私砂除竄之根由也。」古璋道：「其中有如許委曲，非蒙指教，安能得知。近時商人心性伎倆，尚未詳悉，願聞其略。」牙行道：「凡大商惟知蒙混專利，小商只愛趨附取巧。是所畏者，雖殫膏竭髓，尊之奉之，惟恐或後；所可欺者，盡減刻剝削，欺之凌之，猶未洽心，必枵腹代為效力，方無謗毀。然受親信侵漁，為之傀儡，並不覺悟，實屬昏庸。若顧惜大體、公謹守法者，絕無其人。」古璋道：「商業在茲，豈有不自顧惜，而反壞法？」牙行道：「商人若能顧大體，守藩籬，則費何由增，官何敢暴？皆緣各懷各私，惟驚目前之利，不計日後之害，只知一己之小益，不惜公眾之大傷，所以日趨日德，而已亦隨之。」古璋道：「何至於此？」牙行道：「內中曲折，老容未悉。當事大夫賢愚不等，其受苞苴，與寄賴於商營私，而惟商命是從者，不必論矣。間有為國變民之當事，未諳底蘊，而虛心詢問，以為詢一商則百商同，哪知商情虛假，大有懸殊者。」古璋道：「何所不同？」牙行道：「事雖相同，而時有不同，力有不同，則迥異矣，苟途當事之下詢，而陳其大綱，剖其節目，則一利而無不利矣。

孰不謂之維持公正哉！乃狡猾之商，狼狽朋結，當下詢時，故作仰體為公之言，巧鼓如簧變亂之舌，計一於朋比利，而於大眾同利者則不宣也，於朋比利多而大眾亦利者，猶不快也。惟朋比得專其利，方肯為之言，而已所得之利復過於朋比，其心始足，其情始願，乃稱其頌善，而德憑其行。當事大夫雖復訪詢，又皆其朋比；此外固不乏人，則皆畏懼其威勢，而莫敢道其非。是以雖當事大夫有求治之心，而終不得治者，皆此輩之不顧惜大體，而蒙混專利所致也。」古璋道：「何謂只驚目前一己之小利？」牙行道：「如私砂之出路，實有二端，俱為私梟之源：其一係砂戶偷賣，其一係商篋夾帶。」古璋道：「聞裝篋時俱照定數，至換船處，例要復秤，稱出多斤，匯總計數，照篋納貝，安能有私帶出？」牙行道：「原定每篋一百八十二斤，今裝篋時，皆二百三四十斤，沿途被船偷賣，至復秤處，僅有一百八十餘斤、一百九十餘斤不等，此所多之斤，雖照篋納貝，而沿途每篋被船偷賣之四五十斤，俱濟梟販，從何納貝哉！是商篋之內，已有加二加三私砂矣！商人莫不知之，而不肯止也，由於相習成風；而其起始，皆由

於希圖多裝省費，不知後來玉砂岡官長即以多裝為索詐之端，而官費加重矣。費愈加重，裝斤愈多，官貪愈狠。是以費日重，私日多，而商貧官富，課紕民困，砂法大壞矣。此皆由昔日驚目前小利，而遺害大眾於無窮也！」古璋道：「胥吏若何？」牙行道：「其所營求，與商人等耳。商人趨利，胥吏謀食，皆不足怪。」古璋道：「聞胥吏多勤懇善作，弊有之乎？」牙行道：「有，然不能獨為也。或承官意，或順內情，或借因蒙混。如官廉情正，則伎倆無所施矣。」古璋道：「嚴治之若何？」牙行道：「非也，則視其情輕重，可原者誨之，而有其初；重者乃懲之，再犯則不可恕矣。然亦必官廉潔，仁明無疵，始可以服其心。若官於俸外有取有受，則皆為贓；胥吏處於肘脅，必多知之。凡地方難免無犯法違律、未發之隱案，任其官明募乾，未必能知，胥吏則多知者，如待之過苛，使不足養其妻孥，欲去而業在，中無可去處，必懷敢怒不敢言之恨，或其本身，或者骨肉親戚，怨忿不甘，凡官之私受，以及隱案，而揭發之，播揚之，則官大受出爾反爾之累矣。」古璋道：「據足下治理砂務，當若之何？」牙行道：「廉勤虛心，廣訪參斷。」古璋道：「待商人當若之何？」牙行道：「當如國家之待小島，恤之而勿擾之，莫愛其貨，莫信其言。」古璋道：「待胥吏當若之何？」牙行道：「當如嚴師之待弟子，違背規矩者，懲之勿貸，其亂寒疾苦，則所當體恤也。」古璋道：「待下屬當若之何？」牙行道：「當如園人之待群馬，剔刷莫疏，水料莫減，勒轡莫鬆，鞭撲莫緩。」古璋道：「止於此乎？」牙行道：「水料莫減，使不受其饋送也；剔刷莫疏，係訓誨勤切，使其細警也；勒轡莫鬆，御之嚴緊，使不致逾越過犯也；鞭撲莫緩，係犯法不宥，未犯者戒畏懼遵奉也。」古璋道：「何以待之較胥吏尤加威厲？」牙行道：「下屬同於牧令之邇民，與砂戶最近，廉明則私砂少，貪鄙則私砂多歸私。為之上者，雖彼猶畏法，若逢節候及生辰喜慶，受其饋禮，彼則有恃而不恐矣。且所饋送禮物，俱載在簿籍。上司知其不法，自應參揭，彼則將簿籍呈焉，受過禮物之上司，懼莫能免。若知其私而不參揭，或加以誅求，或委以差事，被則藉口有詞，益無忌憚災。砂法久壞，商人大困，此種近砂戶官員，實為罪之魁也！」古璋道：「安能別其賢愚？」牙行道：「易耳。地方大小肥瘠各不相同，凡處於瘠與小之地方者，乃安分、不善饋送，與商人砂戶相安者也。凡瘠小驟遷肥大者，饋送仰體，而善聚斂者也。凡移調俱在肥與大之地方者，最善鑽營承順，而饕餮無厭，商人砂戶不堪者也。凡肥大忽遷瘠小者，不多饋送，謹守法度者也。似此按卷而稽，賢愚罔不週悉也。」古璋道：「句句明言，足下也非井市中人！」牙行道：「皆竊聞先輩之遺言耳。」古璋道：「如此，今且告別，待勢定，定再來奉煩。」乃別牙行，周流察訪十餘天，各裡俱到，官吏之愚、不肖，大小週知。乃於岡中見西庶長道：「不佞到此十餘天，各事已知其略，然畏首畏尾，殊難措置。當年立法原善，無如玩法者多，雖極整頓，而轉瞬又無用矣。在此無益，不如回去共議。」西庶長道：「也須周圍巡視。」又迴環審察三天，乃同回到都中。

西庶長奏請降旨，令大小文武官員各陳意見，以備擇彩；雖紛紛條陳，皆不盡善。島主臨朝，仰天嗟吁道：「朝中職官，三層九品，備員七百二十，競無出類拔萃謀猷，可勝浩歎。」西庶長聞之，憂慮回府，請古璋商議，答道：「最善莫如減價敵私，官砂既賤，民不病貴，誰肯食私，鼻無利息，自然停止。然必清釐錢糧，嚴刑貪墨，禁止浮費，價始能減。其餘雖有治法，守之不力，久亦無用。而今暫濟目前，無如用量出之法。然須徹底清查近岡無商管售州邑之戶口共若干，每歲共需砂若干，又計岡內每歲所產砂共若干，本國外邦以及多處應用若干，選下土為遊巡，稽查確實。凡砂戶每月例辦正數已足，然後方准售所溢餘。計其溢餘，編近岡販賣之徒，令砂戶以溢餘賣給，使轉售與近民。設票填清買名產戶，售地不得逾越境界。凡賣砂細民，只許用囊囊負載，編成字號保伍，不許肩挑。」

另設下大夫二員，統下士十人、騎兵八百，分散巡察岡邊及貼岡近邑，不合法者，皆為私砂，而並罪其同井。如此買既有人，賣亦有地；遊巡察於中，精騎邀於外，烏得而有私哉！」庶長大喜，上朝奏明。島主甚悅，令立刻頒行，乃下座道：「古卿真係大才，既不肯見，寡人當親往。」立刻起駕。

庶長先令之英、之華通知古璋，自隨駕行。之英、之華進府，到書房中，不見古璋，問童子道：「古老爺何在？」答道：「未知所往。」之英、之華使童僕分頭追尋，報駕已到，慌排香案。西庶長不見古璋，問之英、之華，二人道：「連童子亦莫識去處，已找人追尋矣。」島主道：「古先生何拒寡人之深也？」西庶長命問門官：「古老爺何往？」回道：「並未見古老爺出門。」西庶長進書房後軒，只見古璋隱几而睡。庶長假咳，古璋醒起，出位迎來。庶長拖著手道：「讓老夫好尋也？」方到書房，島主亦至，庶長道：「可速接駕。」古璋始知，連忙匍伏。島主趨前扶起道：「古先生何作此禮？寡人屢次相請，今幸得睹仙顏。」古璋奏道：「遐境流離，不敢當島主恩召，抗命之罪，實無所辭。」島主道：「前建儲運之奇功，今創杜私之偉績，寡人方將舉國以從，先生勿棄。」古璋道：「臣非不仕，竊有私衷，待事了結，則將犬馬餘年，以備鞭策。」島主道：「前已聞王、李二卿言，待先生要去時，寡人決不強留，如有所需，悉聽彩鬪面今朝臣職分，未使污辱先生，謹以客卿相屈。將五週、紫背二島為食邑，將張駙馬門府為客卿府。」古璋仍未肯應。西庶長道：「去留不阻，恩極渥矣，足下猶疑乎！」古璋始行謝恩。

島主大喜回駕，攜手同上龍輅，客卿再三堅辭，島主握手不放。西庶長道：「璋侍立可也。」客卿乃升車，侍立於旁。滿城百姓爭看，擠挨不開。有的道：「前時運糧虧他，因運糧而加爵。」有的道：「前時平服西崖島虧他，因平邊而加爵。」有的道：「前時係個乞兒，今乃同路人，原是料不定的。」紛紛議論。駕到朝門，客卿欲下驂乘，島主執著手道：「不需，不需。」直到殿前，下輅謝恩。

西庶長奏道：「臣在玉砂岡看得私砂泛溢，商賈裹足，皆由於官，若不處治整理，將來效尤沿習，所害非淺。其原起於鐘謹，繼於晉庭，而今貪之最烈者，曰匡詩，曰凌亭，曰顏兆，曰後佩，曰心民，曰水龍，曰易種，請命拿究。」島主道：「來天行之。茲者風雲盛會，願與諸卿共醉。」西庶長難再開口。

飲完三爵，島主道：「庶長量雅，再飲三爵。」西庶長辭道：「臣歷來痼疾不時復發，太醫切戒勿飲，今已領三爵，於禮於命俱應止矣。」客卿亦謝恩退朝。島主命天駟部帶御馬兩匹，送二卿歸第。西庶長道：「臣病後不能乘騎。」乃先行步出。

客卿遜辭，島主不允。天駟部已經帶到，客卿看去，雖似馬形，卻又迥別，口扁有須，膀腿旁邊俱有羽翼，寶鞍錦轡，玉勒珍鞭。部長請上騎，客卿只係步走出午門外，即交帶回。

部長不敢，客卿道：「此皆君所常御，臣子焉得用之。」部長道：「主上酬功示寵，坐亦無傷。」客卿道：「君隆恩禮，臣守職分，如何敢違？」部長仍然請騎，客卿乃扶蹬而歸。

不說天駟部復命，再說西、古二人退後，餘、包等待宴盡歡。島主道：「庶長諸事皆好，惟有拘執可嫌。」余太忠道：「聖論極是，庶長凡先有所聞，無論虛實，後言再不能入，卻是美玉也無用。」包赤心道：「聞得庶長家人在玉砂岡問士大夫借貸，不知真假？」余太忠道：「問什麼人？」包赤心道：「聞是問從簡、稽穆、水亢、水朱。」余太忠道：「借貸若干？」包赤心道：「四人借與未借並若干卻不知得。」余太忠道：「是了。庶長極廉，家人貧苦，想必先問顏兆等借貸未曾依允，再問從簡等借。有的則向庶長稱賢道潔，無的則說貪婪，言酷虐。」

庶長寄耳目於群小，受其欺蒙，哪裡知得？明日參額兆等，再看保舉何人？若係保舉從簡等，這話就係真了。」島主問道：「石林谷、雲平嶺守將缺人，二卿意內有何人能？」余太忠道：「臣弟。」包赤心慌躡大忠足道：「二處俱屬緊要，李之英、王之華才幹可用。」余太忠道：「恐初任不諳。」包赤心道：「他自外國到來，尚能屢敗我師，今與以地方鎮守，有何不諳？臣愚妄，擬將猿啼峻守將金城調任雲平嶺，李之英補猿啼峽，王之華補石林谷，無不相宜。」島主應允。

宴罷，二人退回，余太忠埋怨道：「我的兄弟，君之令郎，正好補此兩缺，便係我等三穴，爾如何卻薦王、李？」包赤心道：「顏兆等四人保全，從簡等四人阻住，你只該小謝，我今薦二人，將令弟按下，爾要大謝我哩！」余太忠道：「顏兆等亦係爾門下，從簡等亦係爾之所惡，我應謝爾哩，爾也應謝我。方才將我兄弟打下，還要大謝爾，這是何理？」包赤心道：「石林谷、猿啼峽，乃南北各島要路。即羅前日書到，照會約結雙龍天印，意在連衡。今將私砂禁止，梟徒切齒，散入各島，為之嚮導，引兵侵襲必深。大夫令弟，我家兒子，有何本事，豈非枉送他們性命，誤爾我名色？今薦二人，一者將西山朝中羽翼剪開，二者立功係我們

薦的，獲咎自有國法，其妙如何？」余大忠悟道：「我說爾做事再不得差，今日何以突然背諫，係我未見到之處。詰朝朝中會罷。」不說二人各別，且說西庶長次日天亮上朝，參奏凌亭等貪婪玩法，害國殃商，請即拿究。島主道：「既去此數人，當選賢者補授。」西庶長奏道：「臣已訪實，現有四人可勝此任。」島主道：「哪四人？」西庶長道：「上土之內，從簡、稽穆。」島主不待說完，即接口道：「還有兩個，可係水亢、水朱？」西庶長道：「正是二人。」島主道：「八人之賢不肖，庶長聞乎見乎？」西庶長道：「聞之已久，未敢遽奏。自奉命到玉砂岡，凌亭等專事逢迎買譽，問其下屬賢愚而記之。及至各鄉，所譽者，皆商賈咨嗟，胥吏豐肥；所毀者，竟無怨歎之聲，民少鵠菜之狀。賢愚互易，變亂是非，此不肖之尤者也。」島主道：「寡人已暗使訪矣，待其回來，再行定奪。今石林谷守將山雲已故，雲平嶺守將謝涇病篤，寡人欲用李之英為猿啼峽守將，調金城補雲平嶺；用王之華守石林谷，移治於烏楓嶺。庶長以為何如？」西庶長道：「恐年輕不諳。」島主道：「二人頗能，如何不諳？」西庶長道：「前者用兵，乃臨時決斷，今帶臨民，未知其學。」島主道：「既能決勝，豈不能坐治？庶長過慮矣！」西庶長又奏道：「廉潔到都，今已多時，請正國法。」島主道：「諸人皆已正法，廉潔且嚴監緩議。」西庶長匍伏奏道：「廉潔為罪之魁，若予寬縱，何以警戒後來？主上前已依議正法，而今更改，是疑臣也。凌亭等貪婪壞法，典刑所不赦。主上非已俞允，茲又攔住，是有讒鄙蠱惑聖聰。臣言既未蒙信行，何敢竊位！願乞骸骨歸田裡。」奏罷不起。島主出位挽扶道：「卿何偏執至此？顏兆等四人盡行革辦，從簡等四人皆予補用，廉潔賜鳩，宣佈中外如何？」西庶長奏道：「蒙天恩俯准，國家幸甚。但臣以去位要君，雖蒙曲允，實不能安，懇降居閒職，以為炯戒。」島主道：「寡人方與庶長圖治，奈何又離遠去，國家大事與誰籌之？」西庶長奏道：「上大夫顧復忠實可用，才幹遠過於臣，願主上任之勿疑。今獨鎖渡缺員，臣請任之。」島主道：「不可。卿素愛雲平嶺奇拔，可暫於彼駐紮養息。自云平嶺外東西七百里，南北七千里，卿俱約束之。」西庶長謝恩而出。

當下上大夫顧復出班奏道：「西庶長長於治理，臣萬不及，若以代其職事，乃捨麒麟而驟敗牛也！願主上無准其奏。」島主道：「寡人素知卿，卿毋多辭。」又有中大夫史鑿、國長安齊奏道：「西山有不朽之功，心如鐵石，遇要能斷，利害莫移，正宜處於廟堂，如何出之邊野？顧復雖才行兼優而明決，安能及西山？願途召止。」島主道：「西庶長自在相至今，甚為痛癢，皆由國事所使，若固留之，翻促其生。今名雖外出，實係使之調攝。寡人訪其疾愈，白行召回，二卿勿慮。此日有疑難大事，則發議詢之。」只見中大夫劉通奏道：「今歲春賦，各州邑皆齊，惟有四隅四鎮所轄地方，絲毫未經解到，請令庶長大夫議之。」島主愁眉道：「這四個人肺腑真不可解。」顧復道：「優容已久，猶不知俊改，理應拿治。然此刻猛將無牛市之能，狡譎少苟剛之匹，錢糧富饒莫若楊昆，號令嚴明誰如龍遜？先須定有章成，自立於不敗，再作良圖。此時且選將練兵，置之度外，若謀之不臧，彼等交結外國，合力約期，分頭長驅，四關之內，雖有可守，其外城邑，俱非國家有也！」島主點頭，又問客卿道：「先生以為何如？」客卿奏道：「臣猶未知其詳。」島主道：「國中四隅有四鎮，原因其地勢內寬外溢，當於孔道，又立為關，使下大夫鎮守，已歷有年。現在東南通關鎮將龍遜，西南百鍊關鎮將楊昆，東北仙搓關，又名滋榮關，鎮將牛市，西北淦中關鎮將苟剛，恃其險饒，相傳久者已有三世，往年仍將錢糧解回，自去歲稱荒，及今年，俱未解納。寡人心中實難忍耐，顧卿議用兵，又恐其合而齊發，更引外寇為患，亦係老成之見。先生其為籌劃？」客卿道：「臣於國事，實未詳悉。然兵凶戰危，亦難輕動，況四鎮誰不解錢糧，猶未有叛逆形跡，若忽以兵加之，是激其反也！」島主道：「叛逆雖然未形，而不解錢糧，是叛逆之端也。兵固難於輕動，然宜豈可長養？此事二卿意見大略相同，其為寡人熟謀之。」不說同時領命退朝，再說余大忠、包赤心見西庶長到雲平嶺日期的本章到來，余大忠道：「眼中釘拔去矣！」包赤心道：「何嘗拔去？」余大忠道：「西老兒不去了麼？」包赤心道：「現在雲平嶺，浮金使人往來必由之地，若盤詰出底裡，不便更大。」余大忠道：「有廉妃於中保護，大事無礙。」包赤心道：「主上他事可以含容，這私通外國的事，豈能寬恕？」余大忠道：「所言極是，願速代划良策。」包赤心道：「此刻卻容易。現在百結關大夫缺出，意中可有腹心奏明調補，攔在雲平嶺之前。大夫可修函交伊，囑誠浮金，有饋送人來，凡物件文書，盡行留下，將此函著原人帶去，庶幾無失。」余大忠道：「有門生前天送禮拜見，並青貝百枚，托我轉致。」包赤心道：「可是獨孤信天調回管鱷群關的衛國？」余大忠道：「正是。」包赤心道不暇接：「他向來日中哪裡有人？若不是看大夫面上，久已叫他回去。今來的禮，定有所求，可將數年缺少的補全，再來見我。」余大忠道：「他無別事，久謀復管關務，或管玉砂岡。往日事看我面上，叫他再加百枚青貝，不必提罷。」包赤心道：「今且使暫守百結關，他有我們二人，還怕無好缺麼？但係一件，鱷群關此刻不能允，玉砂岡猶屬可圖。」余大忠道：「這個自然，而今砂缺勝於關缺，既由鱷群撤回，有西老兒倔強，如何圖得！且便酌相商。」包赤心道：「西老兒所惡，玉砂岡亦難急圖。」二人入席，只見家人奔來報道：「二老爺同包少爺北山觀獵，遇虎追狼，二老爺驚死，包少爺被狼衝墜山岡而斃。」包赤心放聲慟哭。余大忠勸道：「生死有命，著人去收殮，不必哭罷。」包赤心收淚道：「若前日非西老兒所阻，餘至忠守修翎郡，包萬象住匯源城，斷無此慘！」余大忠猛然道：「有了除西老兒的計了！」包赤心道：「莫非如此如此麼？」大忠搖頭。正是：欲除朝內賢良相，須使心中深險謀。

不知是何奸佞計，西庶長果否陷死亡。且聽下回分解。